

THE SHERLOCK



HOLMES COLLECTION

#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Collection 【中】

[英] 阿瑟·柯南道尔/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THE SHERLOCK



HOLMES COLLECTION

# 福尔摩斯

## 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Collection

【中】



[英] 阿瑟·柯南道尔/著

1561.4/148  
:2  
2007

中国言实出版社

# 目 录

## 回忆录(续) (短篇探案)

王云弟 译

囚舟记 .....	3
默斯格瑞甫礼典 .....	17
赖格特之谜 .....	30
驼背人 .....	44
医生的奇遇 .....	57
希腊译员 .....	(70)
海军密约 .....	(83)
最后一案 .....	(106)

## 归来记 (短篇探案)

陈爱义 译

空屋 .....	(119)
火中秘 .....	(131)
跳舞的人 .....	(146)
孤身骑车人 .....	(162)
蹄痕轮迹 .....	(175)
黑彼得 .....	(195)
狡猾的诈骗犯 .....	(208)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	(219)

三个大学生 .....	(232)
金色夹鼻眼镜 .....	(244)
失踪的中卫 .....	(258)
情侠 .....	(272)
第二处血迹 .....	(286)

##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长篇探案)

王云弟 译

第一章 粗心的来客 .....	(305)
第二章 邸宅的故事 .....	(309)
第三章 疑案 .....	(314)
第四章 亨利·巴斯克维尔的故事 .....	(320)
第五章 三条断了的线索 .....	(328)
第六章 巴斯克维尔庄园 .....	(335)
第七章 旷地 .....	(341)
第八章 下半夜 .....	(349)
第九章 黑夜的冒险 .....	(353)
第十章 伯瑞莫的话 .....	(364)
第十一章 旷地上的人 .....	(371)
第十二章 沼泽地里的悲剧 .....	(380)
第十三章 布网 .....	(389)
第十四章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	(397)
第十五章 最后的解释 .....	(405)

## 回忆录(续) 短篇探案

.....

“是的,就在楼上。验尸要等到明天早上才能进行。”

“罗斯上校,他在你这儿干了好几年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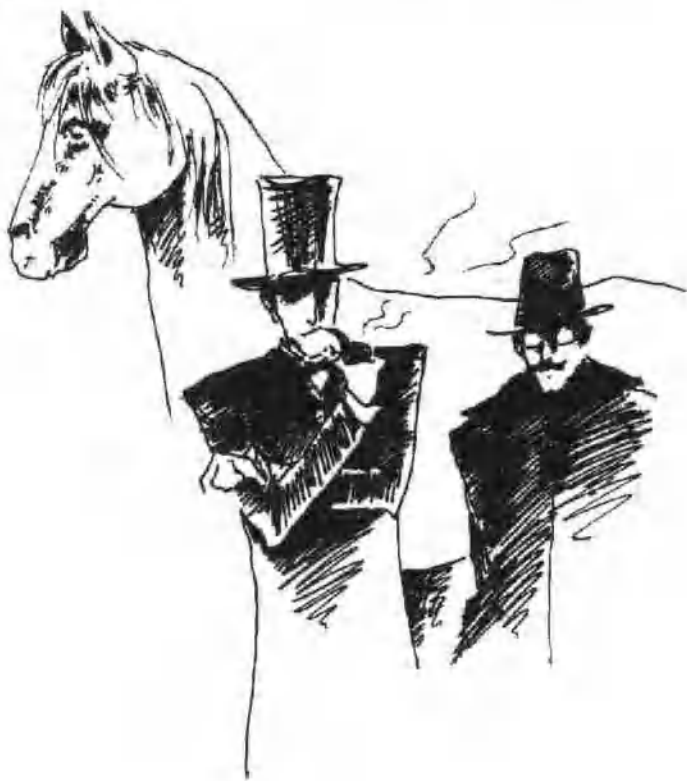
“是的,就我个人感觉而言,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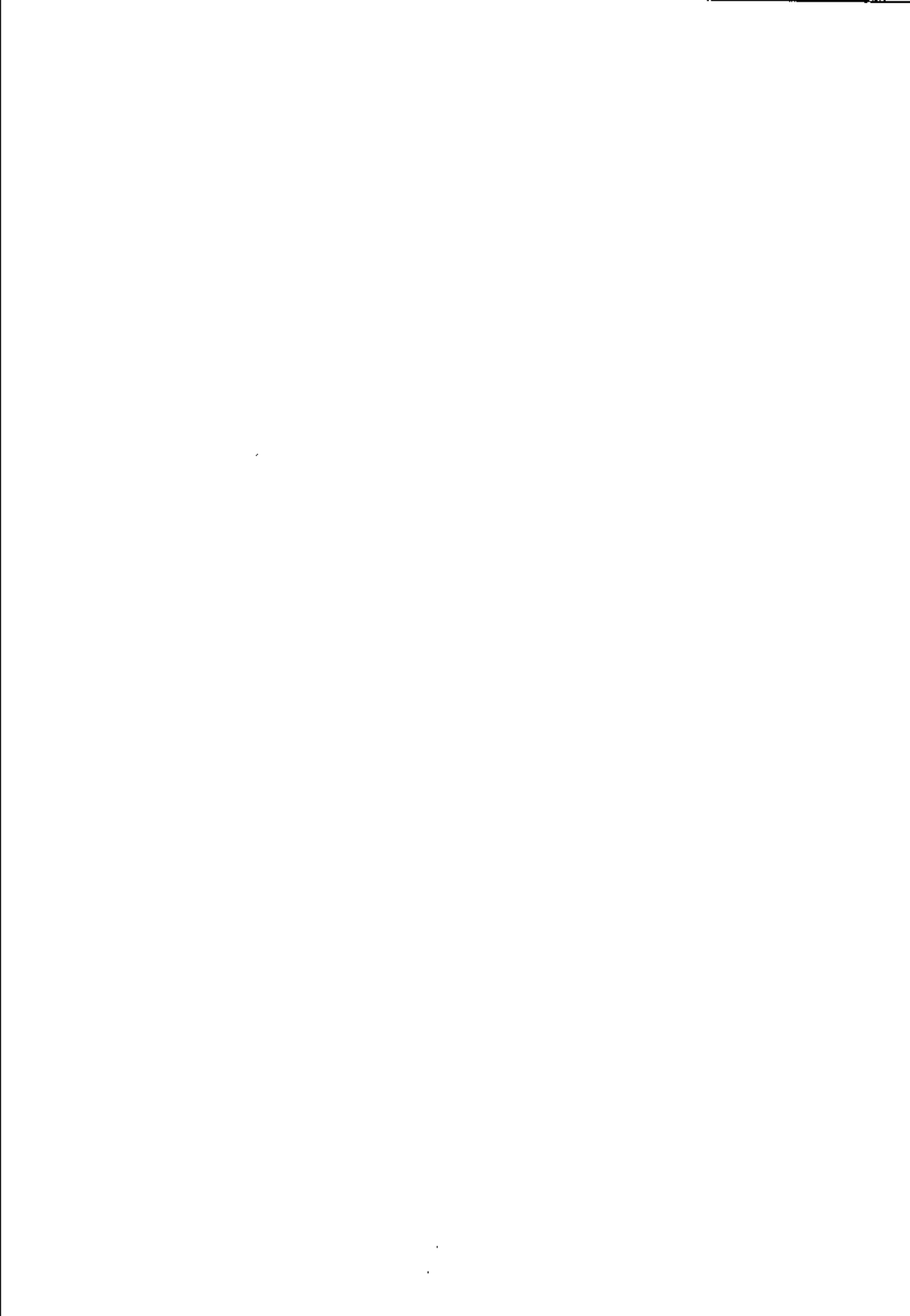
“警长,你已经仔细检查过死者的遗物,并列出了详细的清单吧?”

“东西我就放在起居室中,如果你愿意,那去看一下吧。”

“那样真是太好了!”

.....





## 因 舟 记

一个冬天里的黄昏，我和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分坐在壁炉的两侧。福尔摩斯对我说道：“华生，我想我这里有几份文件是值得你读一读的。这些文件和‘戈罗利亚·史考特号’三桅帆船案件有关，老治安官德兰弗就是因为读了这些文件而惊吓致死的。”

福尔摩斯从抽屉中拿出一个颜色晦暗的小纸筒。他解开上面的绳带，交给我一张石青色的纸，上面的字迹非常潦草而短筒：

The supply of game for London is going steadily up[ it ran ]. Headkeeper Hudson, We believe, has been now told to receive all orders for fly-paper and for preservation of your hen-pheasant's life.

[按字面意思可直译为：伦敦的野味供应正在稳步增长。我们相信负责人哈德逊已经被告知接受所有粘蝇纸的订货单，并保存你们的雌雉的生命。——译者注]

看完这张不知所云的短笺，我抬起头，看到福尔摩斯正在欣赏我的表情，还抿着嘴发笑。“你是不是有点被弄糊涂了？”他说道。

“我看不出这样的一份短笺怎么会能把人吓死。这里面的内容在我看来只不过是荒唐的胡言乱语罢了。”

“没错。可事实却是那位健壮的老人在读完这封短笺后，就像被手枪射中的靶子一样，应声倒地——命呜呼了。”

“你这样倒是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说道，“可是刚才你为什么说，我会有特别的原因，一定要研究这件案子呢？”

“原因很简单，这是我经手承办的第一桩案件呀。”

我一直都在想办法探寻我的伙伴，想让他说——说在最初是什么原因使他下定了决心，转向侦探犯罪活动上的，可是他一直没有兴致讲这些。这时他俯身坐在了扶手椅上，将那些文件平铺在膝盖上，仔细地研究起来。

“你从来没有听我给你讲过维克多·德兰弗么？”他问道，“他是我在两年的大学生活中结识的惟一好友。我是极不善交际的人，华生，我总喜欢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待在房里，训练自己思想的方法。除了击剑和拳击之外，我也没有别的体育爱好，而且那时我与别人的学习方法也截然不同，因此，我们



根本没有交往的必要。这时因为在一天早上,我到小教堂去,他的狗咬伤了我的脚踝骨,这个意外的事件却使我们相识了。

“开始时,我们的交往平淡无奇,但却令人难忘。我在床上待了十天,德兰弗常来看望我。最初时我们只是闲聊几分钟就走,可是时间不长,我们交谈的时间延长了。到那个学期结束之前,我们的交往已经很深了,并成为了知心朋友。他的精神饱满,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在许多方面我们有着截然相反的情况,但我们也有共同之处。当我发现他和我一样不合群时,我们就更加亲密了。后来他邀请我到他的父亲那里去,他的父亲就住在劳特郡的陶尼索波村,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到那里去度一个月的假期。

“老德兰弗是个治安官,同时又是个大地主,声名显赫。陶尼索波村是兰葛茂北部的一个小村落,就在布德罗市郊外。德兰弗的宅子是一所面积很大的老式的栎木梁的砖瓦房,在门前有一条甬路,两旁是茂盛的菩提树。在附近有许多沼泽,那是个天然的狩猎野鸭的好场所,更是一个享受垂钓的好地方。宅子中有一个小而别致的藏书室,我听说,那是随房子从原主手中一并购买下来的。

“老德兰弗的妻子早就故去了,他原来还有一个女儿,但在去伯明翰的旅途中,不幸患上白喉夭折了,我的朋友是他的独生子。我对老德兰弗非常感兴趣。他没有渊博的知识,可是他的记忆力很强。他对书本上的知识知之甚少,但在年轻时,他曾远游,见过许多世面。对于所见所闻,他都能牢记不忘。从外表看来,他的体格很结实,有一头灰白蓬乱的头发,一张饱经风霜的褐色面孔,一双蓝色的眼睛,眼光锐利得近乎凶残。但他在乡里口碑甚好,以和蔼、慈祥著称,据传他在法院审理案件时也以宽大为怀。

“在我住到他家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晚饭后,我们坐在一起品尝美味的葡萄酒,小德兰弗忽然把话题引向了我所养成的那些观察和推理的习惯。老人显然认为他的儿子过分夸大了我的一些雕虫小技,认为是言过其辞。

“‘噢,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他饶有兴致地笑着说道,‘我本身就是一个现成的题材,那么,你能够从我身上判断出来一点儿什么东西吗?’

“‘我想我不能看出多少东西来,’我回答道,‘不过,我能推测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曾担心你会受到袭击。’

“刚才还挂在老人嘴角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他大吃一惊,瞪着两只眼睛盯着我。‘啊呀,你的推测完全正确呀。自从我们将在沼泽偷猎的那伙人赶走之后,他们就发誓要致我们于死地,爱德华·沃利先生就成了偷猎的第一个牺牲品。在这次事情之后,我总是小心提防着。可是你又是怎样知道这件事情的呢,福尔摩斯先生?’

“‘从你的漂亮的手杖,’我回答,‘我从手杖上刻的字看出,它买了还不到一年。可是这只手杖却让你花了不少的时间把手杖头上凿了个洞,灌上





了融化了的铅,把它做成了一件可怕的武器。我相信这种预防措施是由于你担心某种危险而采取的。’

“‘还有其他的呢?’他微微一笑问道。

“‘你年轻的时候经常参加拳击比赛。’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不是从我被打塌的鼻子上看出来的?’

“‘不是的,我是从你的耳朵上看出来的,作为一名拳击家,你的耳朵具有了扁平宽厚的特征。’

“‘还有呢?’

“‘你曾经做过艰苦的采掘工作,从你手上的老茧可以看得出来。’

“‘的确,我是从金矿上发家致富的。’

“‘你曾经到新西兰去过。’

“‘不错。’

“‘你还去过日本。’

“‘十分正确。’

“‘你曾和一个名字缩写为 J.A 的人交往非常密切,可是到了后来,你却极力想要把他彻底忘掉。’

“‘就在这时,老德兰弗先生慢慢地站起身来,他的那双湛蓝色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用一种奇怪而疯狂的眼神盯着我,接着就一头栽了下去,他的脸撞在了桌上的硬果壳堆里,昏了过去。

“‘华生,你可以想象得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我和小德兰弗两个人是多么震惊了。可是,他在不久后就恢复了知觉,因为就在我们解开了他的衣领,把洗指杯中的冷水浇到他的脸上时,他就喘了一口长气坐了起来。

“‘啊,孩子们,’他强作欢颜说道,‘但愿我没有让你们感到害怕。我的外貌看起来非常强壮,可是心脏却很脆弱。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作出这些推论的,但就我个人而言,那些实际存在的警探也好,书中虚构的侦探也好,跟你一比,他们就成了一些小孩子了。这可以作为你谋生的手段,或者说是工作,你可以记住我这个饱览人世的老人的话’。

“‘华生,我请你相信这一点,在当时,做一些推理仅仅是我的一种业余爱好,首先促使我想到我的这个爱好可以成为我谋生的手段的,就是这位老人的话,以及他对我的能力有些夸张的评价。可是,当时我只是对主人的突然发作的病症感到不安,也顾不得去想什么了。

“‘我希望我刚才没有说什么伤害到你的话。’我不安地说。

“‘啊,你的话就像剑一样刺到了我的痛处,但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而你又到底了解了多少情况?’他半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道,他的眼睛中依然残留着刚才的那种惊骇的眼神。

“‘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天我们划小艇,你为了捉鱼而卷起袖子,

我在你的胳膊上清晰地看到刺青的 J. A 字样,可是笔画有点模糊了,字迹的周围沾染了墨迹,这表明你曾想要将字迹抹掉。由此可以推断,这两个缩写的字母你本来十分熟悉,可是由于某种原因,你又想尽力忘记它。’

“你真是有很厉害的眼神呀!”他放心地松了一口气,接着说道,“这一切事情正像你所说的那样,不过,我们不必再去谈论它了。在一切恶灵之中,我们的旧相识的阴魂是最可怕的了。现在让我们一起到弹子房去吧,在那里,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享受一支梅利琵香烟。’

“可是,自从那天的事情之后,尽管老德兰弗依然待我十分亲切,但谁都看得出这其中总是带有一分疑虑。我终于确信,是由于我的存在而使他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因此便决定向他们告辞。可是,就在我离开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在后来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那天,我们三个人正坐在花园里的草坪上晒太阳,欣赏着布罗德美丽的景色。这时一个女仆走过来说:‘德兰弗先生,外面有一个人想要见你。’

“‘他叫什么?’我的东道主问道。

“‘他没说。’

“‘那么,他有什么事情呢?’

“‘他只说你认识他,他有些话要和你当面谈一谈。’

“‘那么把他领过来吧。’不一会儿,只见一个面容猥琐,步履拖沓,瘦小枯槁的人走了进来。此人穿着一件敞怀的夹克,里面套了一件红花格子的衬衫,在夹克的袖口上有一块柏油污痕,下面是一条棉布裤子,脚上的一双长筒靴已经破旧不堪了。他有一张消瘦的棕色脸庞,总是带着一种狡猾的笑容,露出一排不整齐的黄牙。他的双手布满了皱纹,半握着拳,这是一种水手常有的姿态。就在他神色萎靡地穿过草坪走向我们的时候,我在一旁听到老德兰弗的喉咙中发出了一种类似打嗝的响声,他从椅子上跳了下来,转身跑进屋里。不一会儿,他又跑了回来,当他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白兰地的酒味。

“‘嘿,朋友,’他说道,‘你有什么事要来找我呢?’

“那个水手站在那里,双眼迷惑地望着老德兰弗,还是以前的那个样子,咧着嘴笑。‘难道你不认得我了吗?’那个水手问道。

“‘噢,我想起来了,你一定就是哈德逊了。’老德兰弗诧异地说道。

“‘你终于认得我了,先生,我正是哈德逊,说来时间过得真快,从我上一次见到你,已经是三十多年了。你现在过着安定富足的生活,而我却依然需要为了生计而漂泊不定。’

“‘唉,你是知道的,我是不会忘记过去的日子的,’老德兰弗一边大声地说,一边走到水手跟前,低声交代了几句,然后又提高嗓门大声说道,‘请你先到厨房中去弄点吃的东西,我肯定会帮你安排一个舒适的位置。’



“‘谢谢你的款待,先生’,水手用他的手将他额前的头发向后拢了拢说道,‘我是刚刚从一艘航速为八海里的不定期的货船上下来,我已经在那条船上干了两年。这一次人手不足,所以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找贝斐杜司先生或是来找你了。’

“‘啊,’老德兰弗大声叫道,‘你知道斐杜司先生的下落吗?’

“‘感谢上帝,先生,我对于老朋友的行踪全部知道得很清楚。’这个人狞笑着说,然后就匆匆地跟着女仆向厨房走去。老德兰弗先生闪烁其辞地向我们说,在去采矿的路上,这个人曾和他同船而行。说完就丢下我们,自己转身回到了屋里。大约过了一小时,我们走进屋,只见老德兰弗醉得好像一摊烂泥,直挺挺地倒在餐室的沙发之上。对于这件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印象。因此,在第二天我离开陶索尼波村时,一点也不感到遗憾。我觉得,我住在这里,一定是使我的朋友感到为难和不安的根源。

“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全都发生在我漫长假期的头一个月里。我又回到了我在伦敦的住所,我花费了七个星期的时间深入研究了一些有机化学实验。然而,就在深秋的某一天早上,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了小德兰弗的一封电报,他请我回到陶尼索波去,并说他非常希望而且需要得到我的指教和协助。我理所当然地丢开了手头的杂事,立刻乘车去。

“他坐在一辆单人双轮马车上在车站等我。他变得异常消瘦,我一眼就能看出,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他备受折磨和煎熬,此时他已经失去了平日那种谈笑风生开朗豪爽的性格。

“‘我的爸爸危在旦夕。’他第一句话就劈头说道。

“‘这有些不可思议!’我喊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患了中风,是因为神经上受到了剧烈的刺激。今天早上以来他就一直处于危险之中,我看他现在还未必活在这个世上。’

“‘这一切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我问道。

“‘啊,这正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来,先上车,路上我会详细地把情况说给你听的。你还记得那个在你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来的家伙吗?’

“‘当然没有忘记呀!’

“‘他是一个魔鬼,一个恶棍,自从他来了之后,我们就没有过过一刻安宁的日子,一刻也没有。从那天晚上起,我爸爸就没有抬起过头,他的心也碎了,生命也悬于发间,这全都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哈德逊!’

“‘可是他有什么背景呢?’

“‘这也正是我想要设法知道的。像我爸爸这样一个慈祥宽厚、仁爱为本的长者,会有什么把柄落到那个恶魔的利爪中呢?!不过现在好了,对于你的到来我非常高兴,我相信你的推理和判断的能力,福尔摩斯,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想出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的。’

“我们的马车在去往布罗德的乡间小路上疾驰，路的尽头是将要落下去的夕阳。在我们左边的一片小树林的后面，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治安官屋顶上竖立的高高的旗杆和烟囱了。

“开始爸爸让这个人做园丁”，小德兰弗说道，“可是那个家伙很不满意，不久他就被提升为管家。这样一来，他似乎成了这里的主宰者，他整日地游荡，随心所欲。为此女仆们经常向我的父亲诉说他酗酒成性，语言粗俗而卑鄙。爸爸只好用提高薪水的方法来弥补她们所遇到的麻烦。这个恶棍常常拿着我父亲最心爱的猎枪，划着小船去游猎。而他干这一切时，脸上总带着一种讥讽嘲笑、目空一切的神情，如果他是一个和我同样大小的人，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早就把他打翻在地不止三十次了。

“唉，现在的情况越来越糟。哈德逊这个家伙也越来越无礼嚣张。有一次，他竟当着我的面傲慢无礼地回答我的父亲，我怒不可遏，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了出去。他发育的面孔和两只恶神般的眼睛透出一种恐吓的神情，然后就一声不响地溜走了。不久之后，我不知道那个恶棍曾和父亲做过什么样的交涉，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来找我，让我去向那个恶棍道歉。结果你是可以预料的了，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并且问我的父亲，为什么要如此容忍这个恶棍，容许他对我的家庭这样放肆无礼。”

“啊，亲爱的孩子，你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呀，但你说得完全正确。维克多，我一定会让你知道整个事情的，是的，不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一定会让你知道的。可是现在，你总不愿意让你年迈的老爸心碎吧，孩子？”

“爸爸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不安，他一整天都把自己关在书房中，我从窗户里望见他正在忙着写什么东西。

“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情，哈德逊说他要走了，顿时我感到无比轻松。我们吃过饭后，正坐在餐室中闲聊，他醉熏熏地走了进来，声音沙哑地说出了他的打算。

“他说道：“劳特让我受够了，我要去找斐杜司先生，到汉普郡去。我可以和你打赌，他一定会很高兴见到我的。”

“哈德逊，我希望你不是由于对这儿的不满意而离开的。”我父亲谦卑地讲，这使我浑身的血液沸腾起来。

“他还没有当面向我赔礼道歉。”他瞥了我一眼，绷着脸说道。

“爸爸转过身来，严肃地对我说，“维克多，你的确对这让人尊敬的朋友失礼了，你必须承认。”

“我的反应是强烈的，说道：“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的家庭太过容忍这个魔鬼了！”

“哈德逊听了后咆哮如雷，说道：“喂，伙计，你是这样认为的吗？那好极了，我也没有必要再待在这儿了，咱们走着瞧，朋友！”



“他无精打采地走出屋去，半小时后就收拾好东西离开了我家。这一切使得爸爸处于一种过度地担惊受怕状态。我听到爸爸夜复一夜地在屋里不安地走来走去，而在他刚刚恢复了一点自信的时候，灾难终于降临了。”

“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急忙问道。

“整个事情都非常奇怪、突然。昨晚爸爸收到一封上而盖着福亭桥邮戳的信件。他看过之后，就不安地用双手轻轻拍打着头部，就好像一个失魂落魄的人一样，开始在房子里绕圈子。后来我扶他到沙发上坐下，可是他的嘴和眼皮都开始向一侧歪斜。我看他像是中了风，所以就立刻请来了福特汉姆医生。他和我一起把爸爸扶到床上，可是他的瘫痪越来越严重，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我想，我们是很难看到他活着了。”

“小德兰弗，你不会是在吓唬我吧？”我大声说道，“可是，那封信里究竟写了一些什么可怕的东西，以至于引起这样的后果呢？”

“里面什么都没有。这就是让人莫名其妙的地方。它的内容荒诞、琐碎，没有头绪。可是，上帝啊，我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他说这些时，我们已经来到了林阴路的转弯处，在微弱的灯光下，我们看到，房子里的窗帘都放下来了。当我们走到门口，我的朋友满脸悲痛，一位身着黑衣的绅士走了出来。

“医生，我爸爸是什么时候故去的？”小德兰弗问。

“你一走，他就不行了。”

“他可曾清醒过？”

“临终之前，他清醒了一段时间。”

“他有什么话留给我吗？”

“他只是重复地说那些纸都在日本柜子的后抽屉里。”

“我的朋友和医生一同向死者的房间走去，我却独自一个人留在书房中，脑海中不住地思考着整个事件的完整过程，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忧郁过。老德兰弗阅历丰富，曾是个拳击家、旅行家，又当过采金人，可他又怎么会听任那个令人讨厌的水手指挥呢？还有，为什么他一听我提到他手臂上半模糊的姓名的开头缩写字母竟然昏了过去，而接到一封福亭桥的来信后竟吓死了呢？这时我想起，福亭桥是在汉普郡，也就是斐杜司先生居住的地方，而那个水手一定是到那里去敲诈他了。这样一来，这封信就有可能是那个叫哈德逊的水手发来的，他在信中可能对老德兰弗说，已经检举了他过去的秘密。或者就是斐杜司先生写来的，他在信中警告老德兰弗，说有一个旧日的同伙将要举报这个秘密。这些内容看起来应该是十分明显和清楚的，那么又怎么会像小德兰弗所说的那样，琐碎而又荒诞呢？只有一个可能，他看错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封信里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秘密书写方式，使得字面的意思和实际的意义并不一样。我想，我必须读一读这封

信。要是信中真的隐藏了秘密，我想我是可以破解出来的。我没有点灯，坐在黑暗中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大约一小时之后，小德兰弗紧紧地跟着一个手拿一盏灯的、满脸泪痕的女仆走了进来。小德兰弗脸色十分苍白，但看起来还比较平静，手中拿着现在铺在我膝盖上的几张纸。他把灯移到了桌边，坐在我的对面，把那张字迹潦草的石青色的短笺指给我看。

“恐怕我在第一次读这封信时，脸上困惑的表情也和你现在一样。接着，我又仔细地读了一遍，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在这些奇怪的词语中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含意。像‘粘蝇纸’和‘雌雉’这类词组是事先约定好的暗语。这种暗语可以任意约定，而且如果没有依据的话，是无论如何也猜测不出其中的含意的。这封短笺是出自斐杜司之手，而非那个水手。我又试着把句子倒着来读，可是那些诸如‘性命’、‘雌雉’等词组却令我大失所望。于是我又试着跳一个词读一个，可是无论是‘the of for’，还是‘supply game London’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意义。“于是我又研究了一会儿，打开迷宫的钥匙终于让我找到了。我看出从第一个词语开始，每隔两个单词一读，就可以连成一篇有意义的短笺，而短笺的含义足以让老德兰弗陷于绝望的境地。

“这些词语精短、扼要，是一封警告信，我立刻把它读给我的朋友听，‘The game is up. Hudson has told all. Fly for your life.’（可译为：全都完了。哈德逊已经把一切都说了。你自己快逃命吧！）

“维克多·德兰弗用颤抖的双手捂着脸。‘我想一定就是这样了，这意味着耻辱，这比死更令人难堪。’他说道，‘可是“负责人”和“雌雉”这两个词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词语本身在信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找到那位发信人，这些词对我们就大有用处了。你瞧，他开始先写下了‘The... game... is’等等，写完预先拟定好的信之后，他便在每两个词的中间填入两个词，以便达到隐秘的目的。他很自然地用到经常出现在头脑中的词汇。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热衷于打猎，或是喜欢饲养家禽的人。你对斐杜司的情况了解吗？’

“啊，经你这样提醒！”他说道，‘我倒想起来一些，每年秋天，我那可怜的爸爸就会收到斐杜司的邀请，让我们到他那里去一起打猎。’

“那么，这封信一定是出自他的手了。”我说道，‘现在我们只需要弄明白一个问题就行了，那个水手究竟掌握了一个什么样的秘密。’

“唉，福尔摩斯先生，我担心那是一件罪恶和丢人的事！不过，我并不想对你隐瞒什么。这就是我爸爸在得知哈德逊的检举迫在眉睫时写下的声明。我按照医生告诉我的话，在日本柜子里找到了这份声明。我自己实在是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来读它了，所以请把它拿去读给我听吧。’

“华生，这几张小纸片是小德兰弗交给我的，那天晚上我在书房中给他



读过一遍,现在我再读给你来听。你看,在这几张纸的外面都写着:“戈罗利亚·史考特号”三桅帆船航海日记。1885年10月8日从法尔梅恩启航,同年11月6日在北纬十五度二十分,西经二十五度十四分沉没。’里面的日记是用信函的形式记载的:

我最亲爱的儿子,既然无法逃脱那日益迫近的耻辱,也无法摆脱我暮年的暗淡无光,我以丝毫不加掩饰地说,我并不畏惧法律的惩罚,也不惧怕丧失我在本郡的职位,更不担心那些相识的人小看我而让我感到痛心疾首。可是一想到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爱,对我的尊重,却因为我的原因而要蒙受羞辱,这才让我心里好像刀割一般。但是如果要是我一直所担心的祸事果真降临到了我的头上,那么我希望你能认真地读一读本篇记事,那时你就可以了解我该因为这件事而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另一方面,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愿万能慈悲的上帝恩准!)万一这张纸还没有毁掉而落入了你的手中,我恳求你,看在上帝的分上,看在你亲爱的已故去的母亲的份上,看在我们父子恩情的分上,把它烧掉,永远忘记它吧。

但如果那时你能够读到这封信,则是我已经知道事情败露了,而我业已身处囹圄了,或是十有八九已经与世长辞了(因为你是知道的,我的心脏衰弱)。但无论是以上的哪种情况,既然已无须隐瞒,我愿对天起誓,以下事实全都千真万确,以求宽恕。

我亲爱的孩子,我本来不是叫德兰弗的,年轻时,我的名字叫詹姆斯·艾米塔奇<sup>①</sup>。这样你就明白了我那次听到那一番话后昏厥的原因了。我指的是几个星期之前,你的那一位大学同学对我所讲的那番话,这在我听来就好像揭破了我用化名的秘密。作为艾米塔奇,我曾在伦敦银行工作,而作为詹姆斯·艾米塔奇,我被法庭判为有罪,处以流刑。孩子,不要太过斥责我吧。这是因为一笔所谓的赌债,我必须偿还。我用了本不属于我的钱偿还了。当然,在当时我的确是有把握在被察觉之前把亏空补上的。可是最可怕的厄运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我原来所希望的那笔款项竟然没能到手,而且又赶上了银行提前查账,因此我的亏空就暴露出来了。这件案子在现在本来可以处理得宽大一些的,可是在三十年前,那时的法律比起现在来要严酷许多。于是就在我23岁的生日那天,被定了重罪和其他37名重犯一起被锁在了‘戈罗利亚·史考特号’帆船的甲板上,流放到澳大利亚去。

那是1855年,当时克里来亚的战事正酣。原先用来运载罪犯的船只大部分正在黑海中作军事运输,因此政府就只好用一些较小的不合适的船来遣送犯人。‘戈罗利亚·史考特号’帆船是做中国茶叶生意的,样式很古老,

① 詹姆斯·艾米塔奇两个词缩写字母为J.A.。——译者注。

船首很重，船身很宽。当时的新式快速帆船早就胜过了它。这只三桅帆船的载重量为五百吨，船上除了38名囚犯之外，还有26名水手，18名士兵，1名船长，3名船副，1名医生，1名牧师和4名狱卒。从法尔梅思起航时，船上大概共有100人。

通常来讲，囚犯船的囚室的隔板都是用厚厚的橡木制成的，可是这艘临时改装的船上的囚室隔板却非常薄。就在我们被带到码头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人，他就在船尾，关押在和我相邻的囚室里。这是一个面容清秀，没有胡须，鼻子细长，瘪嘴的年轻人。他始终是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走起路来昂首阔步。最有特点是，他的身材特别高大，我看谁的头也到不了他的肩部，我肯定他至少有六英尺半高。我发现他和我作邻居，感到非常高兴。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突然传来几句如蚊一样的细语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他设法在我们两人之间的隔板上挖了一个洞。

他说道：嗨，朋友！你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罪被关到这里？

我告诉了他我的情况，又接着反问他是谁。

他回答说：我叫杰克·伯仑图斯特，我可以在上帝面前起誓，在我们分手之前，你会知道我给你的好处的。

我记得我曾听说过他的案子，因为在我被捕之前，他的案子就在全英国轰动一时了。他出生在一个善良人的家庭，聪明能干，但是却沾染了无可挽救的坏习惯，靠着巧妙的欺骗，从伦敦的富商手中骗取了巨额的钱财。

这时候，他就骄傲而自豪地说道：哈，哈！亲爱的朋友，你终于记起我的这件大案子了。

我说：的确，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说：那么，你可还记得我的那个案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说：案子本身又有什么特别呢？

他说：我曾在那次中弄到了近25万英镑的巨款，不是吗？

我说：听说是有这么多的钱。

他说：这笔巨款并没有被警察找到，你知道这一点吗？

我回答：不知道。

他又问道：喂，朋友，你能想到这笔巨款现在的下落吗？

我说道：我想不出来。

他突然提高声音，大声说道：这笔钱还在我的手中。一点也没有错！我手中所掌握的金镑数，比你头上的头发还要多呢！我说伙计，要是你手里有许多钱，而且你又是善于理财的人，那么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喂！你不会认为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人，会心甘情愿地待在这个满是耗子、臭虫的肮脏的破船的臭货舱里坐以待毙吧？不，不会的先生！这样的人不仅要设法自救，而且他还要搭救他同船的难友。你可大有作为！你可以依靠信赖





他，凭着圣经起誓，他一定会把你从这里救出来。

这就是他当时说话时的语调。起初我只是认为他不过是开玩笑，并不把这当作一回事。可是不久之后，他又对我试探了一番，并且一本正经地向我起誓，告诉我在这只船上的确蕴酿着一个夺取船只的秘密计划。在上船之前，已经有 12 个犯人加入了这个计划，并且做了准备，伯仑图斯特是首领，他用金钱作为润滑剂和动力。

伯仑图斯特说：我有一个合伙人，他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本人是完全诚实可靠的，钱就放在他那里。你能想到他现在在哪里吗？嗯，他就在船上，他就是这条船上的牧师，一点不错！在这些人答应签名受雇之前，他就用现金把他们全部都收买过来了。他还买通了两个狱卒和二副美勒，要不是他觉得船上的船长不值得收买，那他一准会连船长也收买过来的。

我问他：可是，我们到底可以干些什么呢？

他说：你说呢？我们要让船上的那些士兵的衣服变得比裁缝做的更加鲜红。

我紧接着说道：可是他们都有武器啊！

他说：小伙子，我们也会武装起来的，每人配手枪两支。我们有全体水手做后盾，要是还不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我们早就应该被送进少女寄宿学校了。今天，你和在你左边的那个人谈一谈，看看他是否靠得住。

我照他说的做了。通过交谈我知道，在我左邻的那个年轻人叫伊文斯，罪名是伪造货币，刑罚和我相同。现在他也和我一样，更名改姓，成为英国南方的一个富有的幸运儿。他完全乐意参加这次密谋，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拯救我们自己的命运。所以在我们的船横渡海湾之前，全船的犯人只有两个人未能参加这次密谋。一个是因为意志薄弱，我们不敢相信他，另一个是因为患了黄疸病，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夺船计划的确进行得一帆风顺。水手们，他们就是专门被挑出来干这种勾当的一伙无耻之徒。那个冒牌的牧师不断地进出囚舱，他是来给我们鼓劲儿的。他背着一个看起来似乎是装满了经文的黑书包，在我们之间联络，十分忙碌。就这样，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有一把锉刀、两把手枪、二十发子弹和一磅炸药了。在这条船上和我们作对的只剩下船长、两个船副、两个狱卒以及马田中尉和他的十八个士兵，噢，还有那位医生。事情虽然已经是万无一失了，但我们还是决定要加倍地谨慎、小心，并且准备在夜间趁他们松懈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可是，动手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许多。

就在这条船启航后第三个星期的一个晚上，医生到下面来给一个犯人看病。当他把手伸到犯人床铺下面的时候，他摸到了那把手枪的轮廓。如果他当时能够不动声色地离开，那么我们的计划就会全部化为泡影。但是，